

容齋四筆

容齋四筆卷第六 十五則

韓文公逸詩

唐五竇聯珠集載竇牟為東都判官陪韓院

長韋河南同尋劉師不遇分韻賦詩都官負

外郎韓愈得尋字其語云秦客何年駐仙源

此地深還隨躡鳥騎來訪馭雲襟院閉青霞

入松高老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心今

諸本韓集皆不載近者莆田方崧卿考證訪

願甚至猶取聯珠中竇庠酬退之登岳陽樓

一大篇顧獨遺此何也

竇叔向詩不存

竇氏聯珠序云五竇之父叔向當代宗朝善

五言詩名冠流輩時屬正懿皇后山陵上注

意哀挽即時進三章內考首出傳諸人口有

命婦羞蘋葉都人插柰花禁兵環素帟宮女

哭寒雲之句可謂佳唱而略無一首存於今

荆公百家詩選亦無之是可惜也予嘗得故

吳良嗣家所抄唐詩僅有叔向六篇皆奇作
念其不傳於世今悉錄之夏夜宿表兄話舊
云夜合花開香滿庭夜深微雨醉初醒遠書
珍重何時達舊事淒涼不可聽去日兒童皆
長大昔年親友半凋零明朝又是孤舟別愁
見河橋酒幔青秋砧送包大夫云斷續長門
夜清冷逆旅秋征夫應待信寒女不勝愁帶
月飛城上因風散陌頭離居偏入聽况復送
歸舟春日早朝應制云紫殿俯千官春松應
合歡御爐香焰暖馳道玉聲寒乳燕翻珠綴
祥鳥集露盤宮花一萬樹不敢舉頭看過
石湖云曉發魚門伐晴看擔石湖日銜高浪
出天入四空無只尺分洲鳧纖毫指舳艫渺
然從此去誰念客帆孤正懿挽歌二首云二
陵恭婦道六寢盛皇情禮遜生前貴恩追歿
後榮幼王親捧土愛女復連瑩東望長如婦
誰云向玉京後庭攀畫柳上陌咽清笳命婦
羞蘋葉都人插柰花壽宮星月異仙路往來

賒縱有迎神術終悲隔絳紗第三篇亡叔向
字遺直仕至左拾遺出為溧水令唐書亦稱
其以詩自名云

用柰花事

竇叔向所用柰花事出晉史云成帝時三吳
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
女死為之著服已而杜皇后崩其言遂驗紹
興五年

寧德皇后訃音從北庭來知徽州唐輝使休
寧尉陳之茂撰疏文有語云十年罹難終弗
返於蒼梧萬國銜冤徒盡簪於白柰是時正
從

徽宗蒙塵其對偶精確如此

王廖兒良

賈誼過秦論曰六國之士吳起孫臏帶他兒
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漢書注
家皆無所釋顏師古但音兒為五奚又廖為
聊而已此八人者帶他兒良王廖不知其何

國入獨呂氏春秋云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
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
朱貴已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而注
云王廖謀兵事貴先建茅也兒良作兵謀貴
後雖僅見二人之名然亦莫能詳也廖良列
於孔老之末而漢四種兵書有良權謀一篇
又賈誼首稱寗越杜赫為之謀漢書亦不注
呂氏云孔墨寗越皆布衣之士也越中牟人
也周威公師之又稱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
文君則越赫善謀可以槩見漫書之以補漢
注之缺

徙木債表

商鞅變秦法恐民不信乃募民徙三丈之木
而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金乃下令吳
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置表於南門之
外令於邑中曰有人能債表者仕之長大夫
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債表不
得賞而已何傷往債表來謂吳起起仕之長

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况人乎注云蟲
喻無知也聾蟲之名甚奇

記李履中二事

崇寧中蔡京當國欲洗邢恕誣謗宗廟之罪
既技拭用之又欲今立邊功以進身於是
為涇原經略使遂謀用車戰法及造舟五百
艘將直抵興靈以空夏國詔以付熙河漕臣
李復復長安人父居兵間習熟戎事力上疏
詆切之予頃書之於
國史恕列傳中比得上饒所刊潘水集正復
所為文得此兩奏歎其能以區區外官而排
斥上相之客如此恨史傳為不詳盡乃錄于
此其乞罷造戰車疏云奉
聖旨令本司製造戰車三百兩臣嘗覽載籍
古者師行固嘗用車蓋兵不妄動征戰有禮
不為詭遇多在平原易野故車可以行今盡
之極邊戎狄乘勢而來雖鷲鳥飛翥不如是
之迅捷下寨駐軍各以保險為利其往也車

不及期居而保險車不能登歸則虜多襲逐
爭先奔趨不暇回顧車安能收非若古昔於
中國爲用臣聞此議出於許彥圭彥圭因姚
麟而獻說朝廷遂然之不知彥圭劇爲輕妄
唐之房瑄嘗用車戰大敗於陳濤斜十萬義
軍無有脫者畿邑平地且如此况今欲用於
峻阪溝谷之間乎又戰車比常車闊六七寸
運不合轍牽拽不行昨來兵夫典賣衣物自
賃牛具終日方進五七里遂致兵夫逃亡棄
車於道大爲諸路之患今乞便行罷造如別
路已有造者乞更不牽拽前來其乞罷造舡
奏云邢恕乞打造舡五百隻於黃河順流放
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有旨專委臣監督
限一年了當契勘本路只有舡匠一人須乞
於荆江淮浙和雇又丁線物料亦非本路所
出觀恕奏請實是兒戲且造舡五百隻若目
今工料並備亦須數年自蘭州駕放至會州
約三百里北岸是敵境豈可容易會州之西

小河鹹水其闊不及一丈深止於一二尺豈
 能藏船黃河過會州入韋精山石峽險窄自
 上垂流直下高數十尺船豈可過至西安州
 之東大河分為六七道水淺灘磧不勝舟載
 一船所載不過五馬二十人雖到興州又何
 能為又不知幾月得至此聲若出必為夏國
 侮笑臣未敢便依旨揮擘畫恐虛費錢物終
 誤大事疏既上
 徽宗察其言忠遂罷二役復字履中為關內
 名儒官至中大夫集英殿脩撰李昭玘嘗贈
 詩云結交賴有紫顛翁鶴骨嶄嶄爛脩目五
 言長城屹千丈萬卷書樓聊一讀可知其人
 矣

乾寧覆試進士

唐昭宗乾寧二年試進士刑部尚書崔凝下
 二十五人放榜後宣詔翰林學士陸衰祕書
 監馮渥入內各贈衣一副及檀被於武德殿
 前覆試但放十五人自狀頭張貽範以下重

落其六人許再入舉場四人所試最下不計
再入蘇楷其一也故挾此憾至於駁昭宗聖
文之謚崔凝坐敗合州刺史是時國祚如贅
旂悍鎮強藩請隧問鼎之暇顧卷卷若此
其再試也詩賦各兩篇內良弓獻問賦以太
宗問工人木心不正脉理皆邪若何道理十
七字皆取五聲字依輪次以雙周隔句爲韻
限三百二十字成胎範等六人訖唐末不復
綴榜蓋是時不糊名一點之後主司不敢再
收拾也黃滔者是年及第閩人也九世孫
沃爲吉州未豐宰刑其遺文初試覆試凡三
賦皆在焉曲直不相入賦以題中曲直兩字
爲韻釋云邪正殊途各有好惡終篇只押兩
韻良弓獻問賦取五聲字次第用各隨聲爲
賦格於是第一韻尾句云資國祚之崇崇上
平聲也第二韻垂寶祚於絲絲下平聲也第
三韻曾非唯唯上聲也第四韻露其言而粲
粲去聲也而闕入聲一韻賦韻如是前所未

有國將亡必多制亦云可笑矣信州永豐人
王正白時再試中選郡守為改所居坊名曰
進賢且減戶稅亦後來所無

臨海蠨圖

文登呂亢多識草木蟲魚守官台州臨海命
工作蠨圖凡十有二種一曰蠨蟬乃蠨之巨
者兩螯大而細毛如苔八足亦皆有微毛
二曰撥棹子狀如蜘蛛螯足無毛後兩小足
薄而微闊類人之所食者然亦頗異其大如
升南人皆呼為蠨八月間盛出人採之與人
鬪其螯甚巨往能害人三曰擁劍狀如蠨
而色黃其一螯偏長三寸餘有光四曰彭蠨
螯微毛足無毛以鹽藏而貨於市爾雅曰彭
蟬小者螭云小蠨也蟬音澤螭音勞吳人呼
為彭越搜神記言此物嘗通人夢自稱長卿
今臨海人多以長卿呼之五曰竭朴大於彭
蠨殼黑斑有文章螯正赤常以大螯障目小
螯取食六曰沙狗似彭蠨壤沙為穴見人則

走屈折易道不可得七曰望潮殼白色居則
背坎外向潮欲來皆出坎舉螯如望不失常
期八曰荷望亦大如彭蠡居常東西顧睨行
不四五又舉兩螯以足起望惟入穴乃止九
曰石蝸大於常蟹八足殼通赤狀若鵝卵十
曰蜂江如蟹兩螯足極小堅如石不可食十
一曰蘆虎似彭蠡正赤不可食十二曰彭蠡
大於蝸小於常蟹呂君云此皆常所見者北
人罕見故繪以為圖又海商言海中有龜鼈島
之東一島多蟹種類甚異有虎頭者有翅能
飛者有能捕魚者有殼大兼尺者以非親見
故不畫李履中得其一本為作記予家楚宦
游二浙閩廣所識蟹屬多矣亦不悉與前說
同而所謂黃甲白蟹蟳蠸諸種呂圖不載豈
名謂或殊乎故紀其詳以示博雅者

東坡作碑銘

東坡祭張文定文云載於天下未嘗銘墓獨
銘五人皆盛德故以文集考之凡七篇若富

弘治歲在開
卷之四
會通館

韓公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并張公坡
 所自作此外趙康靖元發二誌乃代張公
 者故不列於五人之數眉州小集有元祐中
 奏豪云臣近準勅差撰故同知樞密院事趙
 瞻神道碑并書者臣平生本不為人撰行狀
 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只因近日撰司馬
 光行狀蓋為光曾為臣亡母程氏撰埋銘又
 為范鎮撰墓誌蓋為鎮與先臣其平生交契
 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
 碑不可固辭然終非本志况臣老病廢學文
 詞鄙陋不稱人子所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
 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觀此一奏可印公
 心而杭本奏議十五卷中不載

洗兒金錢

車駕都錢塘以來皇子在邸生男及女則戚
 里三衙浙漕京尹皆有餉獻隨即致荅自金
 幣之外洗兒錢果動以十數合極其珍巧若
 摠而言之殆不可勝算莫知其事例之所起

劉原甫在嘉祐中因論無故疎決云在外羣情皆云聖意以皇女生故施此慶恐非王者之令典也又聞多作金銀犀象玉石琥珀玳瑁檀香等錢及鑄金銀為花果賜予臣下自宰相臺諫皆受此賜無益之費無名之賞殆無甚於此若欲夸示奢麗為世俗之觀則可矣非所以執物訓儉也宰相臺諫以道德輔主柰何空受此賜曾無一言遂事不諫臣願深執恭儉以荅上天之貺不宜行姑息之恩以損政體偉哉劉公之論其勁切如此歐陽公銘墓畧而不書予為國史亦不知載於本傳比方讀其奏章故敬紀之韓偓金鑿密記云天復二年大駕在岐皇女生三日賜洗兒果子金銀錢銀葉生子金銀錠子予謂唐昭宗於是時尚復講此而在庭無一言蓋宮掖相承欲罷不能也

祖宗時知制誥六負故朝廷除授雖京官磨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一 金日通

勘選人改秩奏薦門客恩科助教率皆命詞
然有官列已崇而有司不舉者多出時相之
意劉原甫掌外制以任顓落職不降誥詞曾
奏陳以為非故事得旨即施行之已而劉元
喻王琪降官直以勅牒劉又言非朝廷賞罰
訓誥必重之意今觀劉集有太平州文學表
嗣立改江州文學制云昔先王簡不帥教而
不變者屏之裔士終身不齒若爾之行豈足
顧哉然猶假以仕板徙之善郡不貲之恩也
勉思自新無重其咎未幾嗣立又徙洪州制
云爾頃冒憲典遷之尋陽復以親嫌於法當
避夫薄志節寡廉耻者固不可使處有嫌之
地益徙豫章思自前滌嗣立之事微矣乃費
兩誥讀此命書可知其人漫書之以發一笑

扁字二義

扁音薄典切唐韻二義其一曰扁署門戶其
一曰姓也此外無它說案鵠冠子云五家為
伍十伍為里四里為扁扁為之長十扁為鄉

其上為縣為郡其不奉上今者以告扁長蓋
如遂黨都保之稱諸書皆不載

娑羅樹

世俗多指言月中桂為娑羅樹不知所起案
酉陽雜俎云巴陵有寺僧房床下忽生一木
隨伐而長外國僧見曰此娑羅也元嘉中出
木花如蓮唐天寶初安西進娑羅枝狀言臣
所管四鎮拔汗那國有娑羅樹持為奇絕不
比凡草不止惡禽近采得樹枝二百莖以進
予比得楚州淮陰縣唐開元十一年海州刺
史李邕所作娑羅樹碑云非中夏物土所宜
有者娑娑十畝蔚映千人惡禽翔而不集好
鳥止而不巢深識者雖徘徊仰止而莫知真
植博物者雖沈吟稱引而莫辯嘉名隨所方
面頗證靈應東序則青郊苦而歲不稔西茂
則白藏泰而秋有成嘗有三藏義淨還自西
域齋戒瞻嘆於是邑宰張松質請邕述文建
碑觀邕所言惡禽不集正與上說同又有松

質一書苔邕云此土玉像爰及石龜一離淮
 陰百有餘載前後抗表尚不能稱賴公威德
 備聞所以還歸故里謹遣僧三人父老七人
 賈狀拜謝宣和中向子譔過淮陰見此樹今
 有二本方廣丈餘蓋非故物蔣穎叔云玉像
 石龜不知今安在然則娑羅之異世間無別
 種也吳興芮燁國器有從沈文伯乞娑羅樹
 碑古風一首云楚州淮陰娑羅樹霜露榮悴
 今何如能令草木死不朽當時為有北海書
 荒碑雨侵澁苔蘚尚想墨本傳東吳正賦此
 也歐陽公有定力院七葉木詩云伊洛多佳
 木娑羅舊得名常於佛家見宜在月宮生鈿
 砌陰鋪靜虛堂子落聲亦此樹耳所謂七葉
 者未詳

容齋四筆卷第六 終

容齋四筆卷第六 終